

克格勃绝密档案

克格勃绝密档案

(上册)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
瓦西里·米特罗欣 著
王振西 主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克格勃绝密档案

克格勃绝密档案

(下册)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
瓦西里·米特罗欣 著
王振西 主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克格勃绝密档案

图字 :01— 2001— 197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克格勃绝密档案 / (英)安德鲁, (英)米特罗欣著;
王振西等译.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3

ISBN 7 - 80115 - 498 - 3

.克... . 安... 米... 王... .克格勃—史料
.D751.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2001 第 092043号)

The Mitrokhin Archive: The KGB in Europe and the West.

Copyright Christopher Andrew and Vasili Mitrokhin 1999.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Inc.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
Agency.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00

发行电话: (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839084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实验小学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毫米 1/32

印 张: 28.25

字 数: 650千字

版 次: 2002年 3月第 1版

印 次: 2002年 3月第 1次

印 数: 1 ~ 10 000册

书 号: ISBN 7 - 80115 - 498 - 3 /D · 126

定 价: 48.00元 (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克格勃绝密档案

前 言

本书是我与瓦西里·米特罗欣合作，根据他从克格勃国外情报档案中偷窃出来的大量绝密资料（见第一章所述）写成的。在过去 25 年里，米特罗欣急切地渴望他用 12 年时间冒着生命危险收集的这些材料能与世人见面。这本书就是从这种渴望中诞生的。

米特罗欣收集的档案（以下称米特罗欣档案）包函有克格勃及其后继机构企图匿藏或保密的大量情报。米特罗欣坚持认为，公开这些情报符合大众的利益，这无疑是正确的。克格勃的国内和国外活动档案不仅是苏联及其对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它的敌对行动所针对的那些国家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走进克格勃的档案，就不能充分理解它的活动。莫斯科公开宣称，这些档案确定无疑地表明，苏联的对外情报部门“为祖国和人民忠实地、大公无私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然而我们今天需要把这种被歪曲的历史更正过来。

如同所有档案一样，克格勃的档案也需要根据以前的研究结果和相关文件进行诠释。本书后面的注释、参考资料提供了十分详细的补充资料，有了它们便可以把米特罗欣所揭露的事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这些资料为他的档案的真实

克格勃绝密档案

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代号(也可理解为克格勃官员的“工作名字”)在本书中通常用大写(中文用引号)表示。许多克格勃代号不止一次地使用过,在这种情况下,正文、注释和索引明确指明是指的哪个人。需要指出的是,克格勃不仅给为它工作的人起代号,而且还为它的目标人物和与它无关系的其他人(如西方国家的决策人)起代号。代号并不是克格勃将某人当作已知间谍或内线、甚至是招募或影响对象的证据。

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持所谓亲苏观点的人绝大部分当然肯定与克格勃没有任何关系。

克格勃档案中所确定的某些苏联间谍在本书中只能引用其代号,在少数情况下他们甚至根本没有被提及,这主要是因为担心引起被控告的危险。就我所知,这种省略并不影响任何一章的主要结论。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

目 录

前 言	1
-----------	---

(上册)

第 1 章	米特罗欣档案	1
第 2 章	从“契卡”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36
第 3 章	大特工	67
第 4 章	剑桥“五杰”	89
第 5 章	大恐怖	109
第 6 章	战 争	144
第 7 章	曼哈顿计划和合金管计划	169
第 8 章	胜 利	199
第 9 章	从战争到冷战	222
第 10 章	五十年代在北美的间谍活动	260
第 11 章	古巴导弹危机后的情报活动	282
第 12 章	“阿之后的特工	303
第 13 章	中央情报局与克格勃相互渗透	323
第 14 章	政治领域的战争	356
第 15 章	镇压“布拉格之春”	393
第 16 章	“进步”行动	418

克格勃绝密档案

(下 册)

第 17章	克格勃与西方国家的共产党	441
第 18章	克格勃与欧洲共产主义	469
第 19章	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活动	490
第 20章	戈尔巴乔夫下令释放萨哈罗夫	515
第 21章	冷战时期的技侦情报工作	538
第 22章	特别任务	566
第 23章	特别任务	598
第 24章	针对英国的冷战行动	632
第 25章	针对英国的冷战行动	663
第 26章	罗密欧间谍与纪尧姆事件	692
第 27章	冷战期间的法国和意大	727
第 28章	对苏联教的渗和迫害	765
第 29章	波兰皇与团结工会的兴起	797
第 30章	波兰危机和苏联集团的瓦解	810
第 31章	结束语:从一党制到叶利钦的总统制	851
附录 A	克格勃历任主席 (1917 - 1991)	886
附录 B	国外情报机构负责人(1920 - 1999)	889
附录 C	克格勃的组织关系图	892
附录 D	克格勃第 1 总局 (国外情报局) 组织序列	893
附录 E	克格勃驻国外情报站的组织编制表	894

译者的话

这是一本反映前苏联的保安机构——从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建立的契卡(肃反委员会)到苏联解体前的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历史发展及其活动,特别是在国外的情报活动的专著。该书有两名者,一名叫瓦西特罗欣,他从1948年起至1984年一直在克格勃总部工作,其中有近30年是在克格勃档案室工作,管理最机密的档案。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十年间,他不间断地抄录和复制克格勃的绝密文件。白天他将文件偷偷带出办公室,拿回家藏在自家别墅的地板下面。1992年他带着装满六大箱的绝密文件叛逃到西方,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这是“从任何来源都不可能获得的最完整、最全面的情报”。然而俄罗斯有关部门则称此事件纯属“无稽之谈”。另一名者名叫克里斯托弗·安德鲁,此人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现代史教授和历史教研室主任,他同时还是英国情报研究会的主席,曾任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和澳大利亚国家大学的客座教授。据他称,本书就是根据米特罗欣偷带出去的六大箱绝密文件档案编写而成的。

虽然本书所述事件的情节真伪难辨,但作者所介绍的克格勃在各个历史时期在国外的情报活动,对了解和研究克格勃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情报战情况,仍不失为最详细的参考材料。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从西方资产阶级反共的立场观点出发,对列宁、斯大林、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

克格勃绝密档案

了大量的污蔑和攻击，在论述许多历史事件时不乏歪曲事实的事例，我们除了有所删节外，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和批判。

为便于读者阅读，谨说明三点：

一、关于“克格勃”一词，苏联安全与情报门的职能与一般管理部门不同，它在1917年至1991年的70多年中，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多大变化。为保持这样的传统，克格勃官员像契卡最初的成员一样，常常把自己说成是契卡人员（肃反工作人员）。“克格勃”一词有时被用来表示整个苏联时代的安全与情报门，但比较准确地说，它表示1945年以后的苏联安全与情报门。

二、关于“国外情报门”一词，1920年，苏联在肃反委员会内成立了国外情报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改为国外科。1941年到1947年间，改为国外局，又称为第一局。1947年至1951年间，情报委员会取代了国外情报局的主要职能。1952年到1991年期间，国外情报工作由克格勃第一总局负责（1953年3月至1954年3月除外，这一期间，它与第二总局合并在一起了）。

三、关于“总部”一词，苏联所有的国外情报官员均属克格勃总部领导，一切对国外情报站的指示均由克格勃总部发出，克格勃总部亦称“中心”。然而在实践当中，“中心”通常是指国外情报活动的指挥部而不是整个克格勃系统的指挥部。本书中经常使用“中心”一词，多指的是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

本书由博士生导师王振西主译和校对定稿。参加翻译的专家还有：祝友三、何学文、王然、张晓蓓、刘澍、王仕凯、朱立新、张菁蕾、高仁伯、王立群、王晓康、陆孝修、刘静仪、田中、何鹏程等同志。翻译不当和谬误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2001年10月

克格勃绝密档案

第 1 章

米特罗欣档案

本书是在作者大量接触了克格勃国外情报部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后撰写而成的。这些档案是世界上最机密、保守最严密的档案之一，此举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迄今为止，国外情报局，即现在的俄罗斯国家情报机关，仍非常自信地认为不可能出现像这样的一本书。1996年12月德国《焦点》杂志曾报导称，一位前克格勃官员“带着一份有上百名俄国间谍的名单”叛逃到了英国，国外情报局的发言人塔蒂亚娜·萨莫利斯当即嘲笑此事为“纯属胡言”。“数以百计的人，根本不可能！”她说，“叛徒可能得到一个、二个或许三个特工人员的名字——但绝不可能是数以百计的！”

虽然国外情报局用“不可能”这样一句话轻描淡写地使这个报导不了了之，但是事实却远非如此。克格勃的叛逃者带给英国的不只是几百人，而是遍布全球的数以千计的苏联特工和情报人员的详细资料，其中一些是隐藏得很深的“特工”，他们用假的外国公民的身份做伪装。从十月革命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所有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如今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的身份没有暴露。1992年，当英国秘密情报局帮助那位叛逃者秘

克格勃绝密档案

密逃离俄罗斯的时候，他们不仅带上了这个叛逃者的家属，也带走了六个箱子，其中装有至 1984年他退休前十二年来，几乎是他每天记载的关于克格勃绝密档案的详细材料，甚至还包括远至 1918年的档案。这些箱子所包含的内容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形容为“有史以来从一个情报人员手中得到的最完整、最全面的情报”。

瓦西里·尼基季奇·米特罗欣，这位收集了此份非同寻常的档案的克格勃官员现在已成为一名英国公民。他 1922年出生于苏联中部，1948年开始了作为一名苏联国外情报官员的生涯。当时，国家安全部（克格勃的前身）的国外情报部门与总情报局暂时合并在一起，形成了情报委员会。1952年，当米特罗欣第一次被派往国外执行任务时，情报委员会已经解体，国家安全部又恢复了与总情报局的传统的竞争。在情报局工作的前 5 年，他是在一种极端多疑的气氛中度过的。当时正是斯大林执政的最后时期，苏联情报部门受命在全苏联进行政治迫害，以防止任何铁托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尽管这些阴谋绝大多数都是臆想出来的。

1953年 1月，有人公开指责国家安全部开展的追捕阴谋家的行动是“缺乏警惕性”的。苏联的新闻机构塔斯社发布的一则耸人听闻的通告称，在过去的几年中，全世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西方情报机构一直在与一个由犹太医生组成的恐怖组织共同策划一个阴谋，旨在“消灭苏联领导人”。在斯大林执政的最后两个月里，国家安全部力图通过追捕这一臆想中的阴谋的参与者来证明他们那高度的警惕性。实际上，他们所谓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顶多也就是一场略作伪装的反犹太大屠杀。就在 1953年 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前不久，米特罗欣受命调查《真理报》驻巴黎记者尤利·茹科夫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关系，这

克格勃绝密档案

个人的妻子的犹太血统使他受到了怀疑。米特罗欣感觉到斯大林残暴的安全主管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打算将茹科夫卷入杜撰的犹太医生阴谋。然而就在斯大林葬礼的几周后，贝利亚突然宣布该阴谋从未存在过，那些被称为阴谋家的人也随之被宣告无罪。

到了 1953 年夏天，贝利亚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中的大多数同事又团结在一起，原因是慑于另一桩阴谋——那就是贝利亚正在策划政变，企图夺取原来被斯大林占据着的职位。7 月，当米特罗欣在某外国首都访问期间，收到一封要求他亲自破译的绝密电报。他惊奇地发现贝利亚已被指控犯下“反党、反政府的罪行”。后来他才听说贝利亚在主要竞争对手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秘密策划下，已于 6 月 26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被捕了。在他的单人牢房里，贝利亚给他以前的同僚们写了多封求饶信，苦苦恳求他们饶他一命：

给我一个不起眼的工作吧，两三年后，你们就会发现我已改过自新，仍然对你们有用……在现在这种境况下，同时也因为光线差，又没戴眼睛，信写得稍微零乱、潦草了点儿，请求同志们原谅。

因为不再害怕他，同志们仅仅把这当成是他惊惶失措后的笑料而已。

12 月 24 日，有消息说，经最高法院审判，贝利亚已经被判处死刑。由于担心破坏共产党政权的形象，他对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屠杀所应担负的责任和强奸过数名未成年少女的记录不能被公开，他的罪名被莫须有地宣称是与英国及其他西方情报部门勾结，阴谋“复辟资本主义，恢复资产阶级政权”。贝利

克格勃绝密档案

亚因而成为继 30年代的雅戈达和叶若夫后，第三位被枪决的苏联安全长官，其罪名包括充当英国特务（臆造的）。按照斯大林时代的传统，凡购买《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读者都被要求用“一把小刀或剃须刀”将有关贝利亚的条文挖掉，代之以一篇关于白令海峡的文章。

赫鲁晓夫在 1956年 2月苏联共产党第 20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一直被人们广为传诵，那次报告是对斯大林主义的第一次官方批判。赫鲁晓夫认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导致“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党性原则、党内民主及革命法制的扭曲”的根本原因。此次讲话由中央委员会通过秘密信函传达给克格勃内的党组织。米特罗欣所属的支部用了整整两天时间讨论它的内容。他仍可以清楚地回想起支部书记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捷尼科夫（后来任克格勃驻芬兰情报站站长）的结论：“斯大林是个土匪！”听到这句话后，有些党员因为震惊——或者是出于谨慎——而说不出话来，其他一些人则同意捷尼科夫的观点。虽然米特罗欣确信他们脑子里都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但没有人敢说出来，那就是“当这些罪行发生时，赫鲁晓夫在那里？”

受这个秘密报告的影响，米特罗欣变得越来越敢于为自身的利益说话。尽管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米特罗欣对克格勃运作方式的批评并不算严厉，但是他还是在 1956年被从行动部门调到了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馆工作。在那儿，他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回答其他部门和各地方克格勃机关提出的咨询。米特罗欣发现，贝利亚的个人档案在赫鲁晓夫的命令下被销毁了，这样一来，他所收集的有关他以前同事的负面资料便不会留下任何痕迹。1954至 1958年克格勃主席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洛夫曾非常尽职地向赫鲁晓夫报告说，贝利亚的档案中有

很多“煽动性、诽谤性”的资料。

一些曾在斯大林统治后期备受冷落的作品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又重新出版，米特罗欣是这些作品的忠实读者。1954 年发表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新诗集，这是自 1945 年以来第一次发表他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是从苏联革命前即开始文学生涯的最后一位俄罗斯著名作家。这是斯大林死后发生在莫斯科的第一件文学领域里的大事。这组题为《来自小说“日瓦格医生”的诗歌》的作品与一部尚未完成的长篇巨著的简要描述一起发表在一份文学杂志上，这组诗将在那一长篇大作中出现。完稿的《日瓦格医生》讲述了一位谜一般的男主人公从沙皇统治后期到苏维埃政权早期的曲折人生。1956 年，这本书被官方认定极富颠覆性，并被禁止出版。在小说中，当日瓦格听到苏联革命的消息时，“他为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所震撼，觉得它的深远意义将世代流传。”而帕斯捷尔纳克则更进了一步，他把作品中所显现出来的对这一政权的精神虚无的感觉准确无误地传达出来：列宁是“复仇的化身”，斯大林是“长满麻子的暴君”。

帕斯捷尔纳克成为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第一位在国外出版作品从而逃避了被禁命运的苏联作家。当他把《日瓦格医生》的打字稿交给意大利出版商的代表詹乔科莫·费尔特里奈利时，詹乔科莫·费尔特里奈利忧郁地笑着对他说：“我在此特邀请你届时观看我面对行刑队时的情景！”不久，迫于官方命令，帕斯捷尔纳克给费尔特里奈利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从出版社撤回原稿，但私下里，他写信告诉费尔特里奈利继续出版。1957 年 11 月，《日瓦格医生》以意大利文首次出版，并被译为 24 种语言，成为畅销书。一些西方评论家称赞此书是继托尔斯泰 1899 年出版的《复活》之后最著名的俄国小说。虽然莫斯科官方对《日瓦格医生》书的成功十分震怒，然而，帕斯捷尔纳克却在 1958 年获

克格勃绝密档案

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发给瑞典文学学院的电报中，帕斯捷尔纳克称自己“非常感激、感动、自豪、惊讶和惭愧”。苏联作家协会的报纸《文学报》则称他是“为了30块银币——诺贝尔奖金——而出卖自己人民的文学犹太”。在官方的巨大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致电斯德哥尔摩称，“考虑到我所属的这个社会赋予这一奖项的重要意义”，他不能接受该奖。

米特罗欣虽然不欣赏帕斯捷尔纳克，但他仍然认为官方对于《日瓦格医生》的批判正好代表了赫鲁晓夫在文化上的野蛮意志。“文学和艺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发展进程，”赫鲁晓夫蛮横地坚持说，“必须……由党来决定。”对于莫斯科学术机构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新斯大林主义式的谴责，米特罗欣感到非常气愤，于是1958年10月，他给《文学报》写了封匿名信。尽管信是用左手写的以便掩饰其笔迹，但在一段时间里，他仍很担心自己的身份会被识破。米特罗欣知道克格勃的档案中保存着大量经常用以追查匿名信作者的资料。他甚至担心，因为他封信的时候舔了一下信封背面的胶纸，克格勃的实验室可能由此鉴别出他的唾液。整件事加深了他对赫鲁晓夫的怨恨，因为他并未像1956年秘密报告中所表示的那样，开展一场全面的反斯大林运动。他怀疑是赫鲁晓夫亲自下令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迫害，以警告那些试图挑战他的权威的人。

那时，米特罗欣并不是一心要推翻苏维埃政权，而是渴望出现一个比赫鲁晓夫少一些斯大林时代印记的新领导人。到了1958年，谢洛夫的克格勃主席职位被他最主要的批评者之一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所取代。米特罗欣相信，期盼中的新领导人出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年仅40岁的谢列平就以游击队司令而闻名。在1952到1958年间，作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共青团）的领导人，他曾在赫鲁晓夫的“处女地”

克格勃绝密档案

运动中动员成千上万的青年去把荒芜的大草原变成适于耕作的农田。尽管这些新集体农庄后来由于水土流失垮掉了许多，但从短期来看，这次运动的成就还是相当辉煌的。苏联的新闻片中经常映出无数排联合收割机在麦浪起伏、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前进的画面。

正如米特罗欣过去所希望的那样，谢列平迅速在克格勃中树立起了彻底的改革派形像，从共青团中挑选了一批精干的年轻人代替了许多老斯大林主义分子。米特罗欣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谢列平发表电视演讲的时候，只是非常简单地看一眼稿子，然后就直接对观众演讲起来，不像大多数苏联领导人那样机械地读早已准备好的文章。谢列平试图为克格勃树立一个新的公众形像，他在 1961 年时声称，“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已经被彻底消除了……契卡主义者们（克格勃的官员们）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党和苏联人民。”米特罗欣对谢列平怀有深刻映像，还因为他对他的一个亲戚非常照顾。

像他之前的贝利亚以及他之后的安德罗波夫一样，谢列平的雄心壮志远比做克格勃主席更为远大。据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梅德维杰夫说，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当 20 岁的谢列平曾被人问起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时，他马上回答说：“当领袖！”谢列平希望他的政治生涯能把他引向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这一职位，而克格勃只是这一征途中的一块垫脚石。1961 年 12 月，他离开了克格勃，但作为新成立的很有权威的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他仍继续指导克格勃的工作。新任克格勃主席是时年 37 岁的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特内，他曾经是谢列平的部下。他年轻但不如谢列平那样有闯劲。在赫鲁晓夫的命令下，谢米恰斯特内重新又开始销毁那些能从中洞悉苏共中央主席团在斯大林时期的活动的档案材料，他下令毁掉

克格勃绝密档案

了有关清除中央委员会委员、高级情报官员和斯大林时期住在莫斯科的外国共产主义者的材料。

米特罗欣一直把谢列平视为未来的第一书记，故此，当1964年谢列平成为打倒赫鲁晓夫的政变中的领导人之一时，他丝毫不觉得惊奇。然而，对贝利亚的记忆仍十分鲜明地留在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人员的脑子里，以致于他们一时还难以接受一位安全长官作为党的领导人。对于谢列平的大多数同僚来说，取代赫鲁晓夫成为第一书记（后来的总书记）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是一个让人放心得多的人物，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调和对立派别时很有耐心，尽管他也很善于与他的政敌周旋。1967年勃列日涅夫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经足够稳固了，就抛弃了不受欢迎的谢米恰斯特内，并让仍旧野心勃勃的谢列平坐上了冷板凳。谢列平被从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降为相对来说影响力较小的贸易联合会主席。一来到他宽敞的新办公室，谢列平就发现他的前任维克托·格里申在隔壁的房间弄了一个梅德维杰夫后来婉转地形容为“特殊装备”的按摩室。作为对自己被降职的报复，谢列平在莫斯科到处宣扬有关格里申性丑闻的故事。

谢米恰斯特内垮台及谢列平被贬之后，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接任克格勃主席，成了主要的受益人。此人有一种他的一些手下所谓的“匈牙利情结”。1956年匈牙利动乱期间，作为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他透过大使馆的窗户看着那些令人痛恨的匈牙利安全机构的官员被吊死在路灯杆上的情景时，满心恐惧。在那以后，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一个表面上看来非常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旦倾覆是如何迅速地走向终结。后来，当其他共产主义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1968年在布拉格，1979年在喀布尔，1981年在华沙）他确信，就像1956年在布达佩斯